

桐園雜誌 第一冊

文藝叢編

天虛我生著 西湖伊蘭題

▲文藝叢編凡例▼

一是編係天虛我生主任內分五集一爲栩園尙友集二爲栩園酬應集三爲栩園弟子集四爲栩園兒女集五爲栩園遊藝集故其總名亦稱栩園雜誌

一栩園尙友集係由天虛我生選錄古今名作加以註解示後學之門徑爲良好之課本凡詩與詞均屬之不分卷

一栩園酬應集係前刊天虛我生詩詞曲稿中未刊之作大都以酬應爲多由周拜花氏評選翠娜女士註釋凡分詩文詞曲四卷

一栩園弟子集係天虛我生之問業弟子所作改本與原本並存俾知一字之差毫釐千里足供好學者之自修蓋無異良師益友指授於前也凡分駢散文古近體詩南北曲尺牘雜著等若干卷

一栩園兒女集分上下二卷上卷爲其長子小蝶所著下卷爲其次女翠娜所著由周拜花選錄各自存其集名

一栩園遊藝集分上下二卷上卷爲家庭工業社選譯之件藉作工業上之借鑑故名考工難記下卷爲家庭常識八集以前未刊之稿因其所采不限於家庭日用之聞故易名爲廣益新編

一是編初非營業性質亦無固定經費故出版時期無定但滿一百六十頁時即訂一冊發行大約每一月或兩月出一冊每冊定價四角預定每四冊一元不加郵費可向上海家庭工業社函訂或向各埠書莊訂閱亦可

一栩園編輯社彙收遙從弟子所訂簡章早已廢止嗣後凡願請業於門者但具年籍姓氏即以詩文爲贊概不收受東修惟改本不能限以時日或竟不改亦未可知如有佳作即爲刊入本編以示同社

一投稿至所歡迎但無酬贈且不論刊與不刊原稿概不檢還

一凡於本編刊登廣告指定在封面內或底頁外者每期二十四元不拘地位者減半凡登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者照上比例減算欄板自備插登銅板照相者與封面底頁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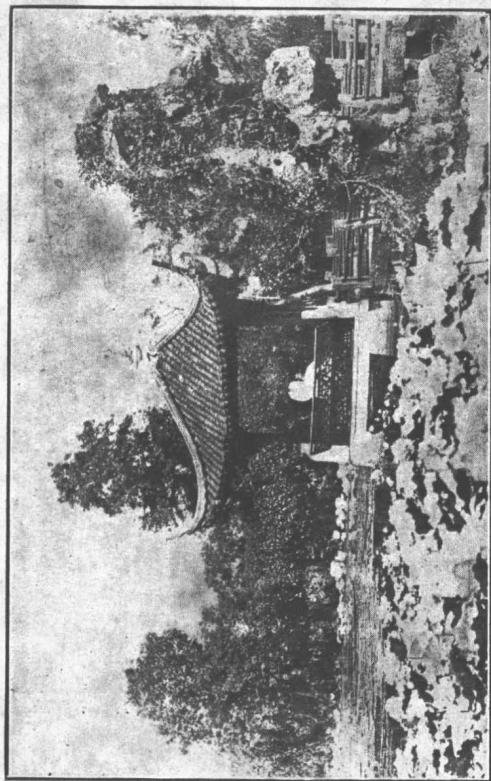
栩園編輯社識

龍 華 塔 影



排日春寒綠
 未濃一灣溪
 水自溶溶人
 家都在倒涵
 中 村社燕
 歸風淡蕩塔
 檐鈴語畫惺
 忪聽鶯閒駐
 小橋東
 調寄浣谿紗
 陳承祖攝影
 并題

圖 暑 道 亭 荷



潭影空明
月影孤詩
魂銷得一年
些無十年
前事早糲
糊柳色
濃於春釀
酒露華圓
勝夜明珠
商量何以
慰相如
天虛我生題
調寄浣谿紗

栩園尙友集

●古今文選一

天虛我生評選

爲王寬與婦書

陳伏知道

此篇係翠娜註

栩栩園云離妝謂其妝
而歸也蓋眉本
眉房之樂因其長眉
畫了即歸實故含
愁相對無可奈何之
情景只此四字寫透
十分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姪。終成揮忽。魚嶺芝田。俱詳後註。姪

美人矣。其人之窈窕。有如魚嶺之天女。芝田之洛神。顧我雖見妖冶之麗人。而倏忽即忘。揮忽。即倏忽也。遂使家勝陽臺。爲歡

非夢。承上文而言。謂此無他。蓋自君來嶺後。遂覺吾家勝於陽臺。歡悅之情。蓋天長地久。不如夢之易醒耳。陽臺見後註。人慙簫史。

相偶成仙。王寬之婦。爲義安公主。故以弄玉爲比。謂吾輕扇初開。欣看笑

靨長眉。始畫愁對離妝。靨。頰也。此指初婚時。謂障扇初開。吾欣然視君。見君亦方展頰盈盈而笑。乃我方得爲汝畫其長眉。

倏忽又將離別。致我含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盡。尙分行。憶冀迢迢。

悲。愁見汝將離之妝束。之難迴。徙。移也。謂其行也。玉佩之聲。漸移而遠。然猶返顧。若有所思。而長

鄰未盡。則我猶見其影。及既登車。尙見其牽帷而望。吾心則羣陌路如矢。無有彎曲。庶猶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我乃將屏風盡行。撤去。不願對

可以望見其人。恒

開錦幔速望人。

歸房中錦幔亦不復閉。庶汝歸來相見愈速。

鏡臺新去應餘落粉。重爐未

徙定有餘烟。

鏡臺雖携去。但應脂些脂粉以供我之玩味。熏爐況未移動。尤應脂些殘香以慰我之寒寂。

淚滴芳衾錦

花常濕。

錦衾雖在。願已爲淚所濕。

愁隨玉軫琴鶴恒驚。

軫琴下轉絃也。愁思乃隨琴絃而宛轉。每彈別鶴之操。輒復自

驚。

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島仙使難通。

水紋如錦。中有雙鯉。而汝之書信既

稀。歸期愈遠。豈汝居玉山仙府。難使青鳥使者爲汝通書耶。

綵筆試操香箋遂滿。

我今試操筆爲書。行不覺一紙遂滿。

雲可託夢想還勞。

行雲東往。雖可寄托我心。然而夢想顛倒。依然勞苦不勝。

九重千日詎憶倡家。

楚辭

單枕二句妙切人情

君之門兮九重。是時主方歸寧。故云。言汝雖居九重。與我別千日之久。然我豈肯憶及倡家乎。

單枕一宵便如蕩子。

但我孤眠一夜

便淒然如無家之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鵲。羞鏡勿使窺窗。獨坐嫦娥笑人。是令照影成雙。使願鏡之孤鵲羞死。勿使我塊然獨處。致令月中仙子亦復笑人。無伴也。

魚領逢車。

搜神記。魏濟北郡從事掾。召超。帝夢神女來從。自稱天上玉女。字曰知瓊。天帝命下嫁。遂爲夫婦。及超娶婦。玉女求

去。後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遙望一芝田。息駕。爾乃稅駕。車。彷彿知瓊。至前果是。遂同乘至洛。復爲室家。芝田息駕。爾乃稅駕。

平衛阜。秣陽臺。山名。在湖北漢川縣南。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陰。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玉山青鳥

之陽。高唐之陰。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玉山青鳥

三足鳥。青鳥也。爲西王母使者。見史記。注。一鸞羞鏡。范泰鸞詩序。昔

之山。獲一鸞鳥。三年不鳴。其夫人曰。昔聞鳥見其類而後鳴。嫦娥後

何不懸鏡照之。王從其言。鸞視影悲絕。哀響冲天。一奮而絕。嫦娥後

書天文志。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其妻姮娥。竊之以奔月。姮娥亦作嫦娥。畫眉。漢書。張敞爲京兆尹。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

簫史。列仙傳。簫史善吹簫。能作鳳鳴。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焉。

柳園云六朝文善用縮寫每一短句之中輒含千言萬語委曲不盡之意吾嘗譬

爲醕酒若以水調之適量其味益可口也

與孫季逵書

季逵足下僕遠閱千里不覩一士。日惟陳書。頰仰宇宙。觀見也。擷音曲。低

也。謂我閱歷四方。遠及千里。乃不見一佳士。日惟撫書於案。俯仰于天地之間。夜或秉燭。驅役魂夢。臥而尋夢。役

滿園句皆承上文加
深一層寫乃覺筆力
透迤紙背

使我之靈魂。蓋心有所思。身不能至。惟魂夢乃可自由耳。昨已冬始。冬始即初冬也。寒尤逼人。狂風一來。吹

卷出戶。稍遲未覓已過牆外。南鄰朽桑。虫厚逾寸。敗葉既盡。時來

嚙人。寫荒涼之境。車聲過巷。几床皆動。土既不實。屢陷窟穴。屋以歲久不修。

岌岌欲倒。故車聲過巷。几床皆爲震動。地上泥土。既不堅實。因而時時下陷。作小孔狀。離離黃蒿。乃長屋角。閒塵積

畝。反不生草。蓬蒿生於屋角之間。而荒田畝許。反致寸草不生。足見其地之瘠而民之情也。地幸稍遠。掩戶避

客。所幸與塵市頗遠。乃偶出酬接。皆至失歡。一再以思。未知何故。有時得閉門以避俗客。

應酬。皆至不歡而散。蓋無可與語之人也。計念足下。願戀墳墓。思遂南

歸。寄跡丙舍。吾心既懸念足下。又願戀先人墳墓。頗思即此南回。寄吾踪跡於丙舍。丙舍即旁啟之戶。蓋偏屋也。今人多以爲厠之所。

而田不滿頃。松才盈寸。溝水未活。谿橋不成。奈墓田不滿一頃。陰木長僅寸許。溝水既未疏通。

谿橋亦未造成。以此數事。尙遲年載。遲待也。以上數事。尙須待至數年而後。當復移家近

冢。就姊謀居。當遷吾家以近先人墳墓。而就吾姊謀棲身之所。對鵲營巢。徒魚築宅。林花悅魂。

寫樂境而悲憤沈痛
益令讀者激發此情

愈發淒楚愈見沈痛

水鳥養性。

預想彼時。松林已成。溝水已活之景。

招邀耆童。呵叱隣狗。

黃童白叟。俱天真可愛。時招之過我談讌。

隣狗聒人。雖呵叱之而無件。反映上文。辭接失收句。

一廛之外。更築生墻。門皆東開。易見日月。

穴必西向。曜就父母。

未死而預營墳墓。曰生。松陰一樹。承以梅枝。魚田。

蟻。瞻就。即親近也。

半頃。圍此蟹。斷水。

音蝦。編竹爲之。更就松林清。一寫其景。文氣益見充足。

更望足下。能來同之。

當於屋傍。爲桶數室。

彼時更。汝來吾家。同享受此清福。吾當於住屋之旁。另闢數間以居汝。

瞻身之具。取

給園。疏歸魂之棺。仰此林木。

吾儕養身之物。但須取給於園中自種之蔬。死後所需之棺木。亦祇須賴林木而成。事事

皆備。不須外求。時值霜露。言羅鷄豚。祀親之餘。謀以醉客。

時至冬臘。則羅列鷄豚以祀祖先。其餘。

可謀以款客。必使酩酊盡歡而止。

如是數歲。即復奄忽。良可不恨。

如此數年。即死。

亦可無恨。奄忽即萎化也。

嗟夫。積瘁之士。寡至四十者。

積勞之文人。率多短命。鮮有至四十歲者。

況開

篋而視。已有傳書。入隧以觀。全具骨肉。

況我開篋而視。已有可傳之著作。入墓道以觀。則我骨肉諸親

已全在彼相似。死後即後世。知我不詳。何人及身而思。惟有足下。後世

可團聚。我尚何所求哉。

身世之感最言不盡
悲憤之慨悉在言外

此篇係錄默公謄註

柳樓西溪在武林門
外之留下鎮有梵廬
庵屬樊榭之墓在焉

疊用之字不覺矯揉
未足爲法

我者。不知何人。若在此時而思。自非親暱。誰能深言。除我知友而外。勉則我生平知己。惟汝一人耳。謀殮。幸蓄光彩。殮。殮也。熟食也。光彩。即容華。謂願汝勉力加餐。勿自憔悴。甚至此。蓋有言不盡意之致。

柳園云通篇不用一典而深刻沈着無一語不切實凝鍊洵可學也

病梅館記

清袁自珍

江甯之龍蟠。

龍蟠虎踞石頂城。言其形勢之險。今指紫金山。

蘇州之鄧尉。

鄧尉。山名。漢時鄧尉隱此。故名。東晉時刺

史郁秦玄葬此。

杭州之西谿。

按西谿地名。屬閩壽寧縣。或又一地也。

皆產梅。或曰。或人

梅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也。

以欹爲美也。

正則無景。以疏爲美。

疏。明密則無態。此固文人畫士。文人。謂能文之人。畫士。謂工於畫者。心知其意。未能明

詔大號。

詔告也。號聲也。

以繩天下之梅也。

繩。範也。糾人。之失曰繩。

又不可以使天下之

民斫直。

斫。伐也。

刪密。

刪。除也。鋤去也。

以殀梅病梅爲業。殀。折也。以求錢也。

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

蠢蠢。無知也。虫動貌。

能以智力爲也。有

讀其文而能明其志
之所在自不徒讀惟
定公此文其用筆之
頗嫌矯其用筆之
也。如江浙之盆梅
也。謂其上乘殊非正
梅。更不可取。朝

以文人畫士孤僻之隱。

孤高也僻怪也隱情也

明告鬻梅者也。

斫其正養其

旁條。

謂旁出之條

刪其密。

天其穉枝。

天、幼也。新幼也。

鋤其直遏其生氣。

遏絕也。

以求

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予購梅三百

盆。

盆瓦器也。

皆無一完者也。

既泣之三日。

乃誓療之。

療治也。

縱之。

縱放也。

順

之。

順其性也。

毀其密。

悉埋於地。

埋種也。

解其纒縛。

謂解脫梅之纒縛也。

以五年爲期必復

之全之。

謂復其初以全其性。

予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

甘心受人詬厲。

闢病梅之館

以貯。

闢啟也。貯置也。

烏乎。

難辭也。

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

閒田謂不以耕種之田。

以廣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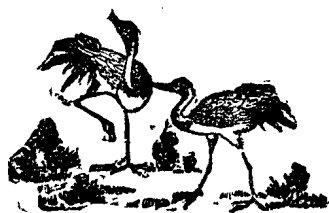
江甯蘇州杭州之病梅。窮予畢生之光陰。盡以療梅也。哉。

江浙得風氣之先。文人學士萃集之地。清初士大夫。萃心科名。束縛性靈。定公天

才放縱。脾睨時流。厭厭如臥病之夫。絕無生氣。又不能明詔大號。冒大不諱。借梅

以喻嘲諷。時流順發大力。以療江浙之病夫。即以文字論筆法句法。均臻上乘。聲

調亦極婉轉。墨非敢知定公者。不過揣摩所得。附誌於此。呈正諸學長。云。獸公社



柳園酬應集

●文之一

世界秘史序

天虛我生著
翠娜女士註

慨自春秋而後。南董不作。天下無信史久矣。勳業之家。雖庸夫而亦飾。述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劉勰所謂吹霜噴露。寒暑筆端者。固屢見矣。夫史之爲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榮辱旣死。昭示來茲。初本一家之言。不求共賞。用作千秋之鑑。無所諱言。是以執筆左右。視察言動。雖居帝王之尊。亦在褒貶之列。不虛美。不隱惡。故史遷謂之實錄。亦痛快亦淋漓。則稗官亦是史才。周子國賢之作是篇。其命意所在。殆不言可知。史而曰秘。將以其事爲不可語人者耶。抑以其人。有不敢明言者耶。吾知其不然也。蓋有鑑夫後漢以

邦花按凡作序文允
宜姓關正書本意以
書名爲題旨從而演
譯爲文庶切貼不移

如鼎鑄形如犀角怪
寫親近世隱正如春
秋之誅

來館錄。皆藉於衆功。前清已屋。國史乃不成。隻字環顧。宇內已無。公是公。非俯仰。實中儘有可歌。可泣。享大名者。每不檢其細行。踞高位者。惟亟遂其私圖。猶且互相推許。雖盜賊亦聖賢。不次褒揚。惟金錢爲功業。而況口籍舌反。刑律有妨害秘密之條。語短心長。報紙有取締審查之例。言路四塞。心地獨明。以牢騷積鬱之無可洩。乃借他人杯酒。以澆塊壘。以文章遊戲之有餘閒。乃仿神仙三昧。而話滄桑。然則書中所記。雖曰蓬譯而來。若論言外之旨。實有跡象可尋。凡彼所謂一世之英雄。千古之豪傑。其言其行。所作所爲。能無愧怍。足稱美善者。得幾人哉。其事雖秘。要不能使天下竟無人知其史。雖佚。要不能禁私家亦無記載。惟穢德之彰聞。歷千秋而不滅。若典型之足式。亦萬國所同稱。讀是編者。其有慄夫斧

鉞之重而省。衾影之私皆得。勉爲善人。歟是豈獨藏山秘寶。徒增價於鷄林。若使爲珥筆史官。必銘勳於麟閣。故凡君之同志。無不樂爲之序。而後之覽者。必有感於斯文。

春秋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論史記舊聞典于魯。而次春秋。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俱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亂

臣賊

子懼。南董。齊南史。晉董狐。左傳。孔

劉勰。南史本傳。樂劉勰。字彥和。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

文體甚詳。本篇所引。

史遷。漢太史令司馬遷。字子長。著史記爲世所稱。

稗官

漢書藝文志。蓋小記者流。蓋

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如淳志。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師古注。稗官。小官名。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

官稗官。各減

三昧

金剛經注。道云真一。歸云致一。釋云三昧。按則翰林志。言去纏縛而就解脫也。滄桑

神仙傳。麻

姑謂王方平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暑半耳。豈將復爲陵陸耶。方平歎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衾影

劉勰新論。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語本晏子。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衾。

鷄林

唐書。白居易詩。當時

士人爭傳。鷄林行賈。售其國相。麟閣。漢書。蘇武傳。武使匈奴。二十年不率篇易一金。其僞者相輒能辨之。處閣還。乃爲典屬國。神爵二年病卒。甘

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薛武、凡十一人。

歐美名家小說序

全篇以小說家為主
腦管小說家發其牢
一伸靈氣

文人不幸爲小說家。尤不幸而爲繙繹之小說家。蓋小說家者。大都窮年兀兀。富于才而嗇于遇。其平生所歷之境。尤必坎坎坷壅。不遂其志。于是發其牢騷。吐其鬱勃。爲忿世嫉俗之言。與天地造物抗。愈抗而愈窮。愈窮而愈工。此固爲小說家者必經之軌道也。所以快閱者之心者。在此而招世人之嫉忌者。亦在此。其不幸爲何如乎。然而文字有靈。不脛而走。一篇傳誦。婦稚皆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小說家可無遺憾焉。是又小說家之幸也。雖然。小說家之傳與不傳。亦有幸與不幸耳。歐美小說家之小說得傳于

中國是固歐美小說家之幸。中國小說家乃藉歐美小說家而傳。則又中國小說家之不幸也。何言之。歐美文字絕不同于中國。即其言語舉動亦都扞格不入。譯以供社會勢必如釋家經咒等而上之。則或如耶穌基督之福音其妙乃不可言。小說如此果能合于社會心理否耶。要不待言矣。故繙譯小說非小說家莫能。夫以小說家而繙譯小說猶戲曲家之搬演新劇也。同一劇情或則音調瀏亮神情活潑。或則呆板直腔狀如木偶。其工與拙正不可以道里計。而能手尤能于插科道白之間參以新意。排場佈景之間盡其能事。是故同一劇名角演之而可觀庸手演之而可厭。固不在劇本之優與劣也。某劇之受人歡迎實賴某伶之善演耳。使名伶而不演此劇則此一劇亦必不傳于世。猶之歐美小說使無